



# 落葉歸根

*Falling leaves*

馬嚴君玲

星島出版社印行

# 落葉歸根

*Falling leaves*

馬巖君玲

## 鳴謝

譚永逸先生為書名題字，謹此致謝。

### 落葉歸根 *Falling Leaves*

作者 / 馬嚴君玲 ● Adeline Yen Mah

出版者 / 星島出版社 ● Sing Tao Book Publishing Co.

主編 / 黃小雲 ● Editor-in-Chief / Tammy S.W. Wong

美術 / 雨畋 ● Director of Layout / Yue Tien

封面設計 / CIRCLE DESIGN ● Cover Design / CIRCLE DESIGN

九龍吳淞街 165-167 號置域商業大廈 15C  
Woosung Street, Hong Kong

封面題字 / 譚永逸 ● Cover Calligraphy / W.Y. Tam

發行 / 星島出版社 ● Circulation / Sing Tao Book Publishing Co.

台北市青島東路 7-1 號  
No. 7-1, Tsing Tao Road East, Taipei, Taiwan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 1841 號)

星島有限公司  
Sing Tao Limited.

香港九龍九龍灣宏光道一號星島大廈 5A  
5A, Sing Tao Building, No.1, Wang Kwong Road,  
Kowloon Bay, Kowloon, Hong Kong

印刷者 / 洛德加印刷有限公司 ● Nordica Printing Co. Ltd.

香港鯉魚涌華蘭路萬邦工業大廈 B 座 3 樓  
Blk. B, 3/F, Melbourne Industrial Bldg., 16 Westland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版權所有 請勿轉載或翻印 ● Copyright (Chinese Edition) ©1997

ISBN 962-672-025-5

## 目錄

	序幕	1
1	* 門當戶對	5
2	* 點鐵成金	15
3	* 如影隨形	21
4	* 秀色可餐	29
5	* 一場春夢	38
6	* 家醜不可外揚	47
7	* 緣木求魚	88
8	* 一視同仁	106
9	* 人傑地靈	116
10	* 度日如年	125
11	* 自出機杼	130
12	* 同床異夢	137
13	* 有何不可	142
14	* 一琴一鶴	159
15	* 釜中游魚	167
16	* 匹馬單槍	180

17	✽	嫁雞隨雞	187
18	✽	種瓜得瓜	199
19	✽	心如死灰	212
20	✽	腹中鱗甲	231
21	✽	天作之合	247
22	✽	四面楚歌	254
23	✽	粗茶淡飯	262
24	✽	飲水思源	273
25	✽	一刀兩斷	283
26	✽	無風起浪	289
27	✽	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	294
28	✽	酒肉朋友	303
29	✽	無頭公案	314
30	✽	開門揖盜	318
31	✽	掩耳盜鈴	323
32	✽	落葉歸根	326

## 序幕

一九八八年五月十九日

香港

如果說這是近四十年來我們全家人破天荒第一次相聚在一起，似乎又有點言過其實。因為在這之前，每個人都曾私下分別地，有時甚至於偷偷摸摸地互相見過面。但每次相見都毫無例外地有人不在場。今天，缺席者是父親。

另一個沒出現的是小妹 Susan。她是著名交際名流，又是億萬富翁銀行家 Tony 梁的妻子。沒有人叫她來參加父親的葬禮，也沒人通知她去聽接下來的遺囑宣讀。《南華早報》上所登的那則訃告中根本沒有提到她的名字。「Joseph · 嚴錫榮」，那訃聞上寫著，「Jeanne Prosperi 嚴之愛夫、Lydia，Gregory，Edgar，James 及 Adeline 之父，一九八八年五月十三日於香港養和醫院安然辭世。」

就在這天早上，父親被葬入香港東區北角的天主教墳場。當天下午，四點半鐘，大夥兒集聚在香港中環太子大廈的十七層樓上，於赫然映目的「Johnson Stokes & Masters」律師辦公室裡聆聽父親遺囑的宣讀。

我們圍坐在會議廳裡一張很大的橢圓型花崗岩桌子四周，忐忑不安地等候著。打磨得晶亮的桌面光可照人，與花崗岩紋的地面色澤相配。下午的陽光從海港斜照過來，透過

巨型的玻璃窗，映瀉在桌上和地上。大姐 Lydia 靠近我，右手愛護地摟著我的肩膀。我的三個哥哥，大哥 Gregory，二哥 Edgar，三哥 James 並排坐在一起，神情哀傷憂鬱。漂亮的三嫂 Louise 有幾分焦慮地望著我們那中法混血的繼母。我們稱後母為娘。娘和她的代表律師坐在桌子的上首，一縷青煙緊貼著她修剪得一絲不苟的手指，爬過赤金雕鑄的煙桿，冉冉升到空中。會議室顯得過大過空了。悲痛壓迫著我，使我難受得想吐。

我的父親生前是一個富豪，雖然在某些方面他也會冒風險，但跟香港一般的商人比較起來，爸爸無疑是個成功的生意人。一九四九年他從上海逃到香港，先是創辦了一家進出口公司，後來興致廣泛得一發不可收拾，幹起了製造業、建築、貿易和房地產等多種經營。甚至還在競爭極其激烈的香港股票市場掛牌。直到他病重了，無法諸事躬親，財政大權才落到娘和三哥手中。

娘十分考究地穿著一襲昂貴的巴黎黑色真絲套裝，衣領上別著一枚六克拉的鑽石胸針，與她手指上亮閃閃的鑽戒互相輝映。她那染得漆亮的一頭黑髮一絲不亂地網在寬寬的額頭上。她從黑色的鱷魚皮皮包裡抽出了一副名牌眼鏡，架上鼻梁，然後轉過臉，朝她的律師點了點頭。律師於是分發給我們每人一份父親的遺囑。

律師清了清嗓子對我們說，「你們的母親，也就是我的當事人嚴太太要求你們暫時都先不要翻動手上的文件，我等

一下會解釋這裡的原因。」然後，他開始宣讀遺囑的第一頁，我們只好懸著一顆心聚精匯神地捕捉他嘴裡蹦出的每字每句。我覺得好像又回到了七歲那年生活在上海的歲月。

律師開始讀：「這是我，Joseph 嚴錫榮，最後的願望和遺囑，立於香港殖民地維多利亞，馬己仙峽道十八號木蘭花公寓十樓 A 座」。接著是一串有關撤銷以往所立的一切遺囑及附件的套話。然後，父親任命他妻子 Jeanne 嚴為唯一遺囑執行人，「並將我全部產業贈與她處置」。律師繼續讀道。若是娘比父親先過世，則三哥將成為遺囑的唯一執行人和委託人。

律師已讀到第一頁的最末一行了。他停了下來，緊張地咳嗽了一下，對我們說，「按照你們的母親，嚴太太的吩咐，我有責任通知你們一件事，那就是，呃，你們父親的遺產裡根本沒有錢。」

我們驚異地瞪著他。沒有錢？所有的目光不約而同一齊投向了娘——我們的繼母。她盯著我們逐個地看了一下。「既然遺產裡沒有錢，」娘緩緩說，「你們就不必聽下去了。遺囑裡沒給你們任何人任何東西。你們父親死時已是一文不名了。」她慢慢地伸出手來。我們猶豫不決地但又乖乖地把自己那份父親遺囑的複印件交到她手上。一毫不差地按照她的吩咐，誰也沒讀下一頁。

一時鴉雀無聲。沉默令人難堪地延續著。我們期待地看著娘，希望有所解釋。



「你們好像還都不明白，」娘說道，「你們父親的遺囑毫無意義，因為他遺產裡分文不剩。」

她站起身來，把未經宣讀的遺囑複印件全部交還給律師，遺囑宣讀就算是到此結束。

誰也沒敢問娘的行動是否合法，誰也沒有翻過第一頁來閱讀下一頁。我們在迷迷糊糊，惶惶惑惑之中接受了娘的支配。我們完全不知父親想怎樣處置他的財產，更猜不出他曾經怎樣預期和安排全家的未來。

但父親一直是個擁有巨產的富豪，家財萬貫，富甲一方。爲甚麼我們像一群沒有頭腦的機器人一般遵命交還未讀的遺囑？

那天下午我們不約而同地，被催眠一般地木然和順從不是偶然的。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爲了解釋這一切，我需要從頭說起。中國有句成語說「落葉歸根」，我的根要追溯到四十年以前那個上海的家，霞飛路弄堂裡的那座洋房。那個家坐落在一個被外國租界分隔開來的通商口岸的歷史畫面裡。家長是我富裕的父親，和他美麗的歐亞混血的妻子。家的內內外外都活生生地展現著東方和西方的摩擦和撞擊。那個家，就是我小時候自己的家——我的老家。

## 第一章 門當戶對

我姑婆才只三歲就顯示了她的獨立自主精神——她堅決地拒絕裹腳，不依不饒地把剛剛纏好的裹腳帶一次又一次地扯下來。姑婆是一八八六年生於靠海的城市上海的。當時還是清朝，坐龍庭的光緒皇帝最多不過是個孩子，住在北方老遠的紫禁城裡。姑婆因為比我爺爺小了八歲，被一家人視為掌上明珠。為了抗議裹腳，姑婆索性粒米不沾，滴水不進。末了還是家人強不過她，由她贏得了勝利。用她自己的話說，她的腳終於就這樣「得到解放」了。

十九世紀末葉的上海與當時中國其他任何一座城市都無法相提並論。她最初是一八四二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後，中國被迫開放給英國的五個通商口岸之一。漸漸地，她變成為中國與世界之間的一座重要門戶。上海這個城市位於黃浦江口，距離波濤滾滾的長江上游僅十七英里。上海以西是內陸各省份，大大小小的船舶將港口與內地串聯成一體。城市之東五十英里，就是一望無際的太平洋。

英國、法國和美國在城裡各自劃定自己的租界。直至今天，在新起的摩天樓群の間隙中，上海的建築風格依然保存著當年外國商賈們留下的痕跡。有些引人矚目的大宅是當年

外交官或商賈們的寓所。其氣派絲毫不遜於英國泰晤士河畔巨宅的雄偉堂皇，或法國盧爾山谷別墅的華麗。

所有住在外國租界裡的人，不論是中國人或外國人，都一律由外國法律管轄而不受中國法律制裁。這叫做治外特殊法權。外國人在租界內創造了自己的市政府、警察和軍隊。各個租界就這樣變成了一個個城中之城，轉為排列在中國沿海通商口岸上的一塊塊外國領土。中國歷來不是一個靠規定的法律來統治人民的國家，一向是靠皇帝所任命的官吏們管轄的。老百姓傳統上都將這些官吏奉若神明，俯首貼耳。但在鴉片戰爭後大約一百年的期間，在中國佔有至高無上地位的卻不是華人，而是外國人。歐美人的意志甚至凌駕於滿清官員們的權威之上。普通中國人對白人征服者表面上雖然畢恭畢敬，但內心充滿恐懼和畏怕。

審理法律案件一般由中國地方官出庭，但主持審理過程的卻是外國領事館的陪審推事，只有外國陪審的權利才是實在的，因為只有他才有最後判決權。對中國人來說更有侮辱意味的是，他們連自己城市的主權也被剝奪了。一些公共場所甚至乾脆不讓中國人出入。外國人與華人之間漸漸形成了嚴重的種族歧視，種族隔離，恃強凌弱的情況。歐美人眼中的中國人不過是一群被征服了的下等人。所有這些都使得中國人既苦且恨。

緊鄰上海法租界南端的是有城牆圍住的中國老城南陶，我的曾祖父就在這裡開了家茶館。洋人稱老城為華人區。城

裡擠滿了低矮而狹窄的房屋和吵吵嚷嚷的小攤販。彎彎曲曲的小弄堂裡琳瑯滿目地掛滿了形形色色的招牌。曾祖父的茶館同那些用竹擔子肩挑火爐賣熱飲的小販、路邊的茶攤、以及陳設簡單的點心店之間進行著激烈的競爭，然而生意竟然很成功。

姑婆七歲那一年，她爸爸把茶館搬到了一個更時髦的地段。公共租界是由原來的英租界和美租界合併而成的。接著，他又將家一舉遷往法租界內一所僻靜的洋房，離茶館僅隔幾個路口。法國人在他們的租界裡規畫了街心花園，公寓住宅區和辦公樓群，並以法國顯要人物的姓氏命名了租界裡所有的林蔭大道。行人及各式各樣的車輛在寬闊的馬路上繁忙往返。美國進口機動轎車、獨輪推車、黃包車乃至三輪車魚龍混雜，擁擁攘攘地來來去去。上海漸漸被稱為「東方的巴黎」，儘管姑婆堅持把巴黎叫做「歐洲的上海」。

姑婆的哥哥姐姐幾乎沒受過正式教育，但他們倒是從私人教師那裡學會了讀書寫字。姑婆在五個孩子中排行最小，她受教育完全是機運使然。當姑婆長到入學年齡時，曾祖父正好生意興隆，因此將姑婆送進了一所學費昂貴的時髦教會學校，即美國循道公會傳教士所創辦的中西基督女校。姑婆於是成了嚴家第一個受西方教育的子女。

那時候的上海已經成為中國工業和貿易的中心，充滿了應有盡有的機會和誘惑。姑婆的大哥開辦了一個熱門企業，製造黃包車、三輪車以及自行車的備用金屬零件，同時還生

產一些現代的家用設備。但她大哥過世很早，可能是死於梅毒。他染上了當時中國男人中最慣見的三種惡習：抽鴉片，賭博，嫖妓。悠閒富有的女人也吸鴉片賭錢，但通常是躲在家裡，不去煙館賭場拋頭露面。姑婆的二哥辦了家茶葉進出口公司，生意很是興旺發達，但他同樣染上了性病，喪失了生兒育女的能力。姑婆姐姐按父母包辦的媒妁之言結了婚，後來患肺結核死了。姑婆的三哥就是我的祖父。我爺爺是個不愛張揚，性情溫和，生性和善的虔誠佛教徒。他身材瘦高，喜讀詩書，溫文儒雅。他討厭那種前頭剃光，腦後拖著一條長辮子的滿清男子髮式。當他還很年輕的時候，就剃了光頭（這是當時唯一合法的兩種髮式），戴一頂瓜皮帽，蓄一口精心剪修過的短鬚。他下決心堅決不步兩位兄長的後塵，事實證明，他比他的兩個哥哥強幹得多。

姑婆在中西基督女校讀書期間，對騎馬建立了畢生的嗜好。她學會一口流利的英語，接受了基督教洗禮，並通過教會結識了一幫外國朋友。其中一位和姑婆同為反纏足協會的會員。這位朋友替姑婆在上海銀行找了份職業，姑婆在那裡一幹就是二十年，對銀行事務的各個方面瞭若指掌，並被提升為她部門管理人。

姑婆一生未婚，那年代，女兒們可以像貨物似的被家長賣掉。丈夫的家裡人，特別是婆婆常常不過把媳婦當成一個合法雇來的免費傭人，若是她生不出兒子，夫家就會名正言順地找其他女人來做妾。鰥夫再娶是天公地道，家常便飯，

但寡婦再嫁就被視為不貞。絕大多數略有收入的男人都幾乎是定期的妓院造訪者，而女人一旦對丈夫不忠卻可以被懲罰至死。

在我記憶中，姑婆是個身材高挑，儀態端莊，給人印象極深的女性，總是得到我們家裡每個人的尊重，即使是爺爺和我父親對她也是言聽計從。這在一個重男輕女的社會裡是極其少見的。我們小孩子則被吩咐尊稱她為「小公公」。當時，一個家族中有地位的女性常常被冠以男性稱謂，以顯示其身份尊貴。

姑婆身高五尺七寸，比爺爺只略矮一點。她莊嚴而高貴，沒有纏足，外觀上與同時代那些媚態百出，善於逢迎的女人們形成鮮明對照。她的一頭黑髮剪得短短的，覆到耳根，額髮向後梳起，露出鵝蛋形臉上的平滑前額。淺色的金邊圓形眼鏡後面是一對明察秋毫的大眼睛。她永遠是那麼優雅，喜歡穿深色素調的，綴有蝴蝶盤扣的高領真絲旗袍。她膚色白皙，鼻梁上有星星點點的雀斑。通常她總是淡淡地搽些護膚霜，頰上輕敷一抹胭脂，唇間略施一點口紅，但耳際卻裝飾著精緻的珍珠或翡翠耳環。她動起來時典雅而健美，直到六十歲還騎馬打網球。我至今仍保留著一張姑婆的騎裝照，照片上的她身穿白襯衫，頸繫黑領帶，還有一條剪裁合體的馬褲，跨坐在一匹高大的黑色駿馬上，充滿自信地向你微笑。

一九二四年，姑婆創立了自己的銀行，也就是上海女子

銀行。這是個意義深遠的成就。在當時那種封建社會裡，一個女人料理日常事務的能力都常常被人嗤之以鼻，極盡否定之能事，婦女從事重要商業洽談的主角，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韙了。姑婆真是勇氣過人。

姑婆在過去廿年裡贏得的聲譽使她的銀行資金籌集工作進行得很順利，股票一開出來，馬上全部售光。銀行所雇用的職員大多數是女性，銀行本身就是爲了服務於女性顧客的特殊需要而興辦的。銀行開張後，女顧客們果然蜂擁而至。單身婦女們帶來了她們繼承的遺產和私蓄；大老婆們存入了她們的嫁妝和打麻將贏來的錢；小老婆們儲進男人塞給她們的體己。顧客當中還包括職業婦女和知識份子，她們厭倦了一般銀行的男職員對待女顧客那種居高臨下的態度。上海女子銀行從開辦之初就業務興隆，直到一九五三年姑婆退休時仍持續盈利。

姑婆用銀行利潤在南京路四八〇號蓋了一座六層高的銀行大樓。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南京路稱得上是中國貿易首屈一指的黃金地段，姑婆的銀行就位於公共租界的神經樞紐，緊鄰著重要的商業區和購物區，離外灘不到一英里路。

當時的外灘被稱爲「上海的華爾街」，那裡沿著江畔有著名的公園式堤岸，但中國人卻沒有資格購買那一區的土地。姑婆的雇員們住在銀行大樓樓上舒適的宿舍裡。銀行大廈建造時選用了最好的建築材料，設有升降電梯，新式上下

水道，抽水馬桶，暖氣設施，以及冷熱水供應。姑婆和她在教會認識的朋友鄺女士住在頂樓寬敞的豪華套房裡。社會上對於姑婆和鄺女士的關係有過一些傳言，她們不但同住一間房，並且同睡一張床。在當時的中國，女人和女人之間的親暱關係雖常會遭到譏笑，但多數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容忍。鄺小姐生於一九〇三年，經濟上獨立自主，是姑婆的第一個投資贊助人，並出任銀行副經理。姑婆後來領養了一個女兒（這在有財力而無子女的女性中間極其普通，而且不需要任何麻煩的手續）。她們還雇了三個女僕、一位廚師和一名司機。她們喜歡享受家裡的舒適奢華。不知有多少筆交易就是在姑婆的頂層豪華公寓裡，面對一盤魚翅湯談妥的。

姑婆的第三個哥哥就是我的爺爺。他在二十六歲時，通過媒人說定了一門婚事。我那時不過十五歲的奶奶是當地一戶殷實商人的女兒。爺爺奶奶的婚姻可以說得上是門當戶對的婚姻，奶奶的父親是一家中藥房的老闆，藥房就在我曾祖父的茶館斜對街。鋪裡裝滿了各種乾的葉子、草根、樹皮、犀牛角粉、鹿茸、乾蛇膽以及其他一些稀奇古怪的中藥。新郎新娘在一九〇三年他們的婚禮之前從未見過面。

在新婚前夜，奶奶被她父親叫到跟前訓話：「從明天起你就是嚴家的人了，」奶奶的爸爸對她說。「這裡也就不再是你的家了，你以後未經過丈夫的允許不要隨便回來。你的責任就是使你丈夫和夫家人高興，為他們多生幾個兒子，不要太任性。要是你能心甘情願地把自己當成嚴家的尿桶痰



盂，我們聽了也心滿意足。」

第二天，戰戰兢兢的新娘花枝招展地穿著大紅絲袍，頭上蓋著紅絲巾，坐在從專辦紅白喜事的店鋪裡租來的一領金紅相間、龍飛鳳舞的大轎上，悠悠地被抬進了嚴府，然後被揹進夫家。

結婚是一樁豐富多彩、熱熱鬧鬧的大事，燈籠旗子到處皆是，嗷吶聲鑼鼓聲響成一片。爲了顯示家族的氣派，許多人家不惜因辦婚事而弄得傾家蕩產。我爺爺奶奶還算好，親戚朋友們給了不少結婚禮物，其中包括大筆現金以支付婚禮的開銷。

年輕的新娘對婚姻的恐懼後來證明是一場虛驚，她漸漸發現爺爺是個體貼周到的丈夫。在奶奶的要求下，新婚夫婦反傳統地從嚴家搬了出來，住進了他們自己在法租界租的一套公寓。奶奶無師自通學會了數學，她的數學知識使她在每天打麻將時很佔便宜。我記憶中的奶奶是個頭腦機敏，意志堅強的人，小腳，短髮，香煙從不離手，舌頭像刀子一樣不饒人。

奶奶三歲就開始纏足。長長的條形帶子緊緊地裹在她的腳上，大腳趾以外的四個腳趾全部被硬生生向腳心壓彎過去，只留下大腳趾是直的。纏腳布綁得一天比一天緊，一綁就是好幾年，結果是腳趾越來越向腳掌心彎曲，永久性的終止了腳的生長，最後就形成了在中國男人看來魅力無窮的三寸金蓮。綁了腳的婦女們簡直就變成了癩子，她們走路時的